

在動物體內的放射性元素數量，和在動物死後其分解速度是一定的。（動物體內的放射性物如碳，鉀，鈉等，當分解時放射出原子粒子，需要把分解過程準確量度，並假設其分解數量比例歷年一樣，以其殘留在化石中的數量去推論其年代。）可是，在這種年代久遠的時日中，又怎知道沒有受宇宙環境變遷（如大洪水）等影響其分解比率和數量呢？

(C) 北京人：中國人最記得化石是北京人，從前在中國的教科書上，看到這不人不猿的「北京人」頭像或整個企立的「北京人」，並說這是「中國人」或人類的祖先。可是，對實際事情卻不了了之。原來這所謂「北京人」，是在一九一二（一說一九二七）年在北京周口附近，由一位名叫 Davidson bolack 陸續發掘出來的一些牙齒和頭顱碎片。當時就認為是「中更新世」Middle Pleistocene 時期人類祖先，這些骨片後來因中日戰爭失落了，因此無法加以驗證其年代和是否是人類的屍骨，然而相信進化論的自然科學家們便繪影繪聲地把整個「北京人」畫在教科書上，作成模型放在博物館中。說是人類祖先。使一般不甚了解的人以為真有其事，殊不知只是一推論而已，是否正確正大有問題呢！

正如前面說過，本文只願能提醒大家，不要輕易被這類報導所迷惑，對進化與創造問題應作更多更深刻的認識和思考，使我們能從世俗傳統教育中的「進化」框框走出來。並藉個人靈修，接近真理真道，這種問題，自會化解於無形之中！

復興我

鄭以勒譯(封底詩中譯)

主啊，是我離開了你
抑或是你將我丟棄？
當我誤入歧途
你是否繼續前行？
不，你決不會棄我而去
因你我曾攜手同行
靜享相交的甜蜜。

原以為早已羽翼豐滿
便可獨往獨行，
於是，我甩開你的手
選擇了另一條路徑——
沒有巨石擋道，沒有坎坷不平，
看來確實輕鬆易行。

但我很快就迷失了方向，
只好蹣跚掙扎，獨自前行
沒有導向者
那一度看來平坦的路途，
竟成了使人生畏的鴻溝，
成了夢魘般的荒野叢林。
難道真是這般路徑，
竟曾使我深受迷惑，與你分離？

主啊，我不必回頭到與你分手之處，
我曾在那裏偏行已路，
我曾在那裏失落
我必在那裏重新將你尋回！

當我回頭尋找，
怎知你早已期待尋覓？
而我們必最終相會
在那我曾一度喪失之地！

